



五朵雪莲花

何英◎主编



◎李娟

▲通往滴水泉的路

◎帕蒂古丽

▲隐秘的事情

◎宋雨

▲从来没有后来

◎程静

▲酒鬼

◎刘慧敏

▲指尖上的加依村

发现

女性视角下的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五朵雪花

女性视角下的发现

何 英◎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视角下的发现 / 何英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4.12
(五朵雪莲花丛书. 第3辑)
ISBN 978-7-5469-6167-5

I. ①女… II. ①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8161 号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郑红梅
责任校对: 郑红梅
封面设计: 党红

版式设计: 党红
责任复审: 王英强
责任决审: 于文胜
责任印制: 刘伟煜



书 名	五朵雪莲花·女性视角下的发现
主 编	何 英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www.xjdzxy.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数字印务中心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 230 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6167-5
定 价	22.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李娟·通往滴水泉的路

蝗 灾 / 003

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 / 008

通往滴水泉的路 / 013

澡 堂 / 020

深夜来的人 / 026

呼 唤 / 034

童话森林 / 042

最坚强的时刻在梦里 / 047

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 050

帕蒂古丽·隐秘的事情

追蝴蝶的少年吐尔逊 / 057

亚 森 / 062

一堵墙用裂缝说话 / 071



五朵雪莲花·发现

目 录

牛虱子·刀子·绳子 / 076

马 圈 / 083

隐秘的事情 / 089

殁了的姐姐 / 099

宋雨·从来没有后来

从来没有后来 / 105

死亡之美 / 108

阿勒泰的女儿叫什么 / 113

哦 娜塔莎 / 115

那时候我们一起拜年遇到的 / 123

程静·酒鬼

葡 萄 / 131

酒 鬼 / 139

苹果树 / 145



五朵雪莲花·发现

目 录

榆 树 / 152

蜜 蜂 / 159

土 豆 / 165

鹰 /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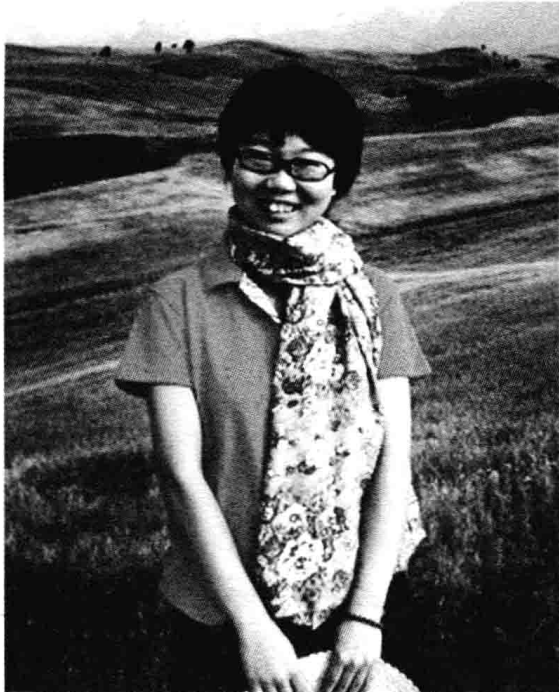
刘慧敏·指尖上的加依村

指尖上的加依村 / 179

泉水街 / 196

它在草原深处 / 212

抱 墙 / 222



李娟,汉族,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123团,1999年开始写作。曾在《南方周末》《文汇报》等开设专栏,并出版散文集《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作品《羊道》获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奖”,两次获在场主义散文奖。



李
娟

通往滴水泉的路

蝗 灾 I



蝗虫来了。他们说蝗虫来的时候,跟沙尘暴似的,半边天都黑了,如乌云密布,遮天蔽日。人往重灾区一站,不一会儿身上就停满了虫子,像穿了一身又硬又厚的盔甲。

那情景是我没有见过的。

还有这么一个数据,说今年闹蝗灾的地区,最高虫密度为每平方米一万五千只。这也是我没见过的,想想看,一个平方米的面积里居然能挤下一万五千只蝗虫!那肯定是虫撵虫了,而且还会垒得很高很高。一个平方米一万五千只!真恶心……他们怎么算出来的?难道还一只一只地数过吗?

为了抵御这场灾害,政府号召灾区群众多养鸡。有人告诉我养鸡灭蝗的新闻还上了电视呢,画面的大概情景就是基

层干部们全体出动，把一群鸡从山上往山下呼呼啦啦地赶，鸡们纷纷展着翅膀，浩浩荡荡地冲向抗灾一线。哎！可真是吃美了！

唉，那幕情景可惜还是没有亲眼见过。

说到养鸡，想起了另外的事情。塔克斯肯口岸刚刚开关的时候，我表姐也去做生意去了，我们跟着去瞅了瞅热闹。在那里，政府要求当地群众积极参与贸易活动，提倡的办法之一也是号召大家多养鸡，因为鸡下了蛋就可以用鸡蛋进行边贸互市了。另外，还可以把鸡做成红烧鸡卖给外国人吃。不知道蒙古国那边有没有鸡……

呃，回过头来说虫灾。那么多的虫，鸡能对付得了吗？一个个吃到撑趴下，也是趴在虫堆里吧？那么多的虫——每平方米一万五千只……太可怕了。

不过用鸡灭蝗好歹属于“生物技术”呢，听说还有的地方在喷药。喷药当然会更有效一些，但那总让人感觉极不舒服：“药”比蝗虫更可怕吧？因为它太“有效”了，全盘毁灭一般的“有效”，很不公平的“有效”。

我们在库委，离灾区还很远，但也能明显地感觉到蝗灾的迹象。尤其在前山一带地势平坦开阔的地方，往草丛里扔一块石头，就像往水里扔一块石头似的，哗啦啦溅起一大片。在又白又烫的土路两边，一片一片全是黑乎乎的东西，开始





还没在意,后来不小心踏上去一脚,踩死一大片,才知……

我们这里的小孩子,钓鱼用的饵全都是蝗虫。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吃的,鱼居然也能给骗上钩。

我记得小时候,还在县城上小学时,我经常穿过整个县城去到北山脚下找一个叫燕燕的女孩玩。她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霞霞,一个叫明明。她们的房子很破,但是很大,院墙从南到北、山上山下地围了一大圈,院子空空荡荡,差点儿就无边无际了。她们父母总是不在家,我们就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玩。后来我们跑了出去,外面是成片的戈壁滩、起伏的沙丘。我们去拾干牛粪,拾回来可以当柴烧。因为她们家很穷,穷人就烧这个,富人则一年四季都烧煤。我们去了很远很远,远得快要回不来了。后来我们回来时,红日悬在山头,晚霞辉映大地。我们开始捉蝗虫玩,那么多的蝗虫,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么多。

——我们轻轻地走上去,轻轻地蹲下身子,突然罩上手,一下子就逮住了。捂在手心,感觉它在手心里微弱地挣扎着。因为它是活的,有生命的,于是捏在手心里总是令人异样地兴奋。它的腿能动,关节灵活,触须虽然看来和麦芒一样,但却是有感觉的,是灵敏的,再轻微地触碰都会使它迅速作出反应;还有它的翅子,那么精巧对称……对一只蝗虫仔细观

察,从寻常中看出越来越多的不可思议时,世界就在身外鲜明了,逼近了……我看到燕燕的眼睛闪着瑰丽的光,抬头一看,绯红的夕阳恰在此时全部沉落西山。天色迅速暗下来,一回头,一轮大得不可思议的金黄色圆月静止在群山之上。

蝗虫是有罪的事物。可是,作为自然界理所应当的一部分,它们的种种行为只在必然之中:必然会有蝗灾出现的,必须得伤害人的利益,以维护某种神秘公正的平衡。当蝗虫铺天盖地到来的时候,我们为自己而使用的任何方法,是不是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另一种损伤?

唉,我们这个地方的农牧民真倒霉,不下雨的时候总是会闹旱灾,雨稍微一多又有洪灾;天气冷的时候有雪灾,太热了又有冰雹灾;秋天会有森林火灾,到了夏天呢,看看吧,又总是有蝗灾。此外还有风灾啊,牲畜瘟疫啊什么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在这里继续生活,并且也不认为受点天灾有什么太委屈、太想不通的。

蝗虫也愿意在这里生活呢,草一片一片地给它们咬得枯黄,于是羊就不够吃了。蝗虫真可恨,但也可怜,因为它们们的初衷原本只是找点吃的而已,和羊一样。

比起蝗虫,羊群的规模更大,而且发展态势更是不可阻





挡。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向羊的利益倾斜,其实是向自己的利益倾斜——我们要通过羊获得更幸福的生活,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向着无忧无虑与浪费一步步靠近。我们真强大,命运都能控制住了。

蝗虫来一拨,就消灭一拨。我们真强大,一点儿不怕它了。

可是,这是不祥的。因为蝗虫仍在一拨一拨地继续前来,并且越来越难以对付(名字也越来越神气,什么“亚洲飞蝗”啊,“意大利蝗”啊……)。自然界的宏大程序继续有条不紊地一步步推进,无可抗拒。尽管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能以本能的敏感去逼真地体验些什么。只知道,“更多的那些”不像蝗虫那样好打发了。又想起童年时的燕燕和明明,此时,不知她们正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平凡的生活,完全忘记了过去那些蝗虫的事情,一日一日地被损耗着。

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

我们祖上几乎每一辈人都会出一个嗜赌成性的败家子。到了我外婆那一代，不幸轮到了我外公。据外婆回忆，当时破草屋里的一切家私被变卖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只木箱一口铁锅和五个碗。此外就只有贴在竹蔑墙上的观音像及画像下一只破破烂烂的草蒲团。连全家人冬夏的衣裳都被卖得一人只剩一身单衣，老老小小全打着赤脚。

但是外婆一直藏着一只手掌心大小的铜磬，那是她多年前有一次走了五十里的山路，去邻县赶一场隆重的庙会时买的。对她来说，这只小小的磬是精美的器物，质地明亮光滑，小而沉重，真是再漂亮不过了。更何况她曾亲眼见过庙里的和尚就是敲着它来念经的（当然，那一只大了许多）。于是它





又是神圣的。

她时常对外公说,那是观音菩萨的东西,不可“起心”。可外公偏偏起了心,有一天输得眼红了回家对外婆拳打脚踢,逼她交出磬。后来外婆实在是被打急了,只好从怀中掏出来掷到门槛外,然后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哭起来。

六十多年过去了,外婆至今还时常唠叨起那只小磬,不时地啧啧夸赞它的精巧可爱。而那个男人曾经对她造成的伤害,似乎早已与她毫无关系了。毕竟外公都已经过世半个多世纪了,死去的人全都是已经被原谅的人。

另外外婆时常会提到的还有一只大黄猫。那是继外公卖掉磬之后,第二个最不该卖的东西。

第一次大黄猫被卖到了放生铺。放生铺离家门只有十几里路。清早捉去卖掉的,结果还没吃晌午饭,那黄猫就自己跑回来了。外婆和孩子们欢天喜地,连忙从各自己碗里滗出一些米汤倒给猫喝。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猫又被外公捉去了。这次卖到永泉铺。永泉铺更远一些,离家有三十多里。外婆想,这回猫再也回不来了。结果,那天外公还没回家,那神奇的大黄猫就又一次找回了自家门。亏得外公赶集去的一路上还是把它蒙在布袋子里,又塞进背篋里的。

外婆央求外公再也不要卖了。她说，“只听说卖猪卖鸡换钱用，哪里听说卖猫的！再说谁家屋头没养只鸡、养条狗的，而自家连鸡都没有一只，就只剩这最后一只猫了……”又说，“这猫也造孽，都卖了两次还在想着自家里头，就可怜可怜它吧……”但外公哪里能听得进去！过了不久，龙林铺逢集时他又把那只黄猫逮走了。

龙林铺在邻县境内，离我们足有五十多里。虽然都晓得这回这猫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可外婆还是心存侥幸，天天把喂猫的石钵里注满清水，等它回家。

这一次，却再也没有等到。

我在新疆出生，大部分时间在新疆长大。我所了解的这片土地，是一片绝大部分才刚刚开始承载人的活动的广袤大地。在这里，泥土还不熟悉粮食，道路还不熟悉脚印，水不熟悉井，火不熟悉煤。在这里，我们报不出上溯三代以上的祖先的名字，我们的孩子比远离故土更加远离我们。哪怕再在这里生活一百年，我仍不能说自己是“新疆人”。

——哪怕到了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离家万里，过去生活被断然切割，我又即将与外婆断然切割。外婆终将携着一世的记忆死去，使我的“故乡”终究变成一处无凭无据的所在。在那里，外婆早已修好的坟窟依山傍水，年复一年地空





着，渐渐坍塌；坟前空白的碑石花纹模糊，内部正在悄悄脆裂；老家旧屋久无人住，恐怕已经塌了一间半套……而屋后曾经引来泉水的竹管残迹寂寞地横搁在杂草之中，那泉眼四面围栏的石板早已经塌坏，泉水四处乱淌，荒草丛生。村中旧人过世，年轻人纷纷出走打工。通向家门口的小路盖满竹叶，这路通向的木门上铁锁锈死，屋檐断裂。在这扇门背后，在黑暗的房间里，外婆早年间备下的，漆得乌黑明亮的寿棺早已寂静地朽坏。泥墙上悬挂的纺车挂满蛛丝……再也回不去了！

那个地方，与我唯一的关联似乎只是：我的外婆和我母亲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我不认识任何一条能够通向它的道路，我不认识村中的任何一家邻居。但那仍是我的故乡，那条被外婆无数次提及的大黄猫，如被我从小养大一般，深深怜惜着它。当我得知它在远方迷失，难过得连梦里也在想：这么多年过去，该往它的石钵里注满清水了！

我不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我走到今天，似乎是我的祖先在使用我的双脚走到今天。我不是一个没有根的人，我的基因以我所不能明白的方式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这条血脉延伸的全部过程。我不是没有故乡的人，那一处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在我外婆和我母亲的讲述中反复触动我的本能和命运，永远地留住了我。那里每一粒深埋在地底的紫色浆果，每